

最好的热爱是自由

□朱朱

去洗头,看到进门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短发女人,正凝神看着腿上堆着的一叠资料,不时拿笔划拉着。里间洗发的一个小女孩儿十岁光景,一边洗头一边手机免提跟同学聊天。很稚嫩的声音,说出的话却很成熟。在相互比较上的课外班、参加的考试谁更多,一副叹苦气的语气,表达的全都是炫耀,而且拒绝告诉同学自己上课的地点,因为妈妈特别交代过,不能说。

等洗完坐在椅子上时,才发现短发女人腿上堆着的是数学试卷,她应该是个老师,挺辛苦的,双休日不忘工作。只是,她一边翻阅一边批改的神情,仿佛自己是个神,笔下划拉的是众人的生死。

从前的老师不是这样的。

从前的孩子也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这样,去看看《陪你一起长大》,也许会有答案。

《陪你一起长大》讲的是为了让孩子幼小进入心仪的学校,几个不同的家庭与孩子共同成长的故事。刘涛在剧中饰演的苏醒是一名金牌设计师。她所居住的小区对口的是一所百年老校夏阳路小学,师资力量雄厚。然而,因为孩子户口迁入时间晚了几天,可能面临被统筹的境况,一时间焦虑万分。颖儿饰演的全职妈妈林芸芸,有个高管高薪的老公、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女儿,但自己却化着最精致的妆,穿蕾丝裙跪在家里擦地板,还要变卖自己的包包来贴补家用。沈晓燕有个聪明儿子,为了能跟儿子在一起,离婚不离家,受尽了委屈。何景华家是个二婚家庭,各自带来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在《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一书中,作者格林伯格诙谐地揭示了“比较”对我们的影响。他说,如果真的想过上悲惨的生活,就去与他人做比较。可人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但“比较”的行径随处可见。家里有个上学的娃,排名就避免不了,排名就是一种比较,比较也是评判的一种形式,会蒙蔽我们对人对己的初衷。而评判则是沟通中暴力的手段之一。

妈妈圈跟太太圈重叠,将自己的人生挂在孩子身上、老公的身上,用别人的评判来界定自己的人生,似乎成了很多女人的习惯,仿佛人生无比较就没有幸福。顾家伟要求女儿星月每次考试都要得第一,女儿弹钢琴、跳芭蕾、朗诵法语诗,但在开放日因为一个小男孩40秒拼好了魔方,他就把林芸芸训斥了一顿。别人的风头盖过了女儿,这也不行,自己的女儿必须是第一。深究比较的核心,其实还是不自信和对未来的恐惧,越是对自己不自信的家长,越是爱比较。比娃比不过就会很愤怒,这种愤怒的指向看上去是孩子,其实是自己。

原本看到林芸芸走出那段很爽快,但最终她依然回到了家。因为她没有将比较这项任务执行到底。她想证明全职妈妈带出来的孩子一定比职场妈妈带出来的更优秀。她每天捯饬得精致妥帖,是想比职场妈妈更精致。外表越逞强,内心越脆弱,把自己完全套进了免费保姆的人设。

看这部剧的同时,也刷了《小舍得》,简直是另一个“不得不戒”的现场。苏醒原先也算是清醒的一个,因为站得远才能看得清。她反对考试排名打分,反对给孩子太多压力。可一旦进入了家长委员会,同时又有希望儿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共同利益,她被无形绑架了。直到儿子因为心理压力出现了口吃,才恍然大悟,她决定不再纠结于分数的竞争,发现回到立德树人的初心,才是孩子人生的真正起点。

一个妈妈苏醒了,更多的妈妈依然在焦虑。对所谓精英教育的偏执,对未来竞争的恐惧,分数和排名如一根魔杖,所有家长不知不觉被牵着鼻子走。在洗头店里阅卷的老师,跟从前深夜窗前批改作业的老师,仿佛不是同一种职业。时代变了,初心也变了,从前的爱是一种督促和叮嘱,而现在的表达衍生了炫耀和比较。这种变化无关好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但只是自己的哦。真正的热爱应该是一片广阔的天,能自由地选择,关注当下的人才会更容易得到幸福!



铁塔凌云

□叨叨

跟老爸走在西寺路上,他忽然想起几十年前,从湖南火车、轮船辗转了好几天才到南通,被安排在由政府招待所等待分配,一住就是二十天。他跟同行的五个人,被当成地区紧缺人才,好吃好喝伺候着。

老爸说那时吃得好呢,每天不是馒头就是面条。我一边听一边笑,这就算好了?老爸冲我翻白眼,说你懂什么?我小时候家里穷,你奶奶供我读书不容易,平时把铅角子零钱深深地塞在墙缝里,开学的学费都是从墙缝里抠出来的,不够的话还要步行十几里山路去大伯家借。在学校一天也只吃两顿饭。

因为帕金森早期,老爸瘦了很多,原先大步流星、神清气爽,现在走路连手都甩得拘谨,只有听音乐的爱好依然没变。他喜欢二胡曲《赛马》和《贵妃醉酒》,那天我在车里放粤语老歌,是许冠杰的老歌《铁塔凌云》,他说这歌像和尚念经,简直难听得要死!我哈哈大笑!

我们经常这样,相互吐槽对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那天在车里,老爸任由那首“难听”的歌循环放着。许冠杰是老歌手,他开始走红的时候老爸正在听《洪湖水浪打浪》。据说许冠杰的大哥许冠文,曾游历欧美各地。那时正值香港经济繁荣腾飞的高峰期。许冠文有感而发,在归港途中写下了一首诗,后来被许冠杰唱成了歌。“铁塔凌云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耸峙听不见游人欢笑。自由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檀岛滩岸点点波光,岂能及渔灯在彼邦。”我从后视镜里看到老爸在眯眼瞌睡,跟许冠文一样,他也有类似的思乡情怀。20世纪70年代,老爸从湖南到南通来扎根,娶妻生子,节衣缩食很久才攒够了回乡的路费。据说当年奶奶看到回乡的老爸,拉着老爸的手哭了很久,又哭了很久。在家乡的那些天,人人都喜气洋洋,连山上的栗子树都激动得迎风摇摆。

老房子里有张很古老的桌子,玻璃台板下的红色绒布上压着全家人的照片,抽屉里有一张很厚的牛皮纸,里面叠着奶奶的黑白画像。奶奶很早就去世了。很难想象当年的老爸是如何忍下因为经济的窘迫而不得不承受思乡的酸涩。

“俯首低问何时间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复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年轻时大多会期待走很多路,看很多景,遇很多人,走了一遭才发现,最美的风景就在身边。

当年赤手空拳的穷小子,现在儿女双全各自成家立业,逢年过节老老小小三辈人坐满一个圆桌。是他架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铁塔,我们才有机会壮志凌云。

新视听

迷

蔡徐坤

作为专辑掌舵人,蔡徐坤从音乐创作、歌词、编曲到作品成形,全程亲自制作,传递自己对中西流行音乐的思考。愈发成熟的吟唱唱腔,声域更加宽广而内含戏剧性变化,衍生出全新的属于蔡徐坤的前沿曲风,如黑暗森林之中,以寂夜气质解惑光明寓言,燃起慵懒迷幻之火。

三十二·立

任嘉伦

4月11日,任嘉伦迎来第32个生日,这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歌词传递出一个坚定且自信的任嘉伦,他毫不动摇地忠于最初梦想,保持奔跑的姿态,面对工作与生活,他展现出了自己A与B的两面性,奋勇向前的同时怀揣着温情,不辜负所有爱与被爱,是任嘉伦的态度与担当。

八月未央

李凯导演

电影改编自庆山(安妮宝贝)同名小说。讲述了可爱率真的小乔遇见了沉默寡言的未央,小乔的热情开朗使性格迥异的她们迅速成为“蜜友”,而小乔未婚夫朝颜的出现使得三人的感情产生了微妙变化,三人关系也由此变成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罗飞导演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几乎所有幸存者被送回至纽约港口,唯独六名中国幸存者获救后在24小时之内被美国驱逐出境,他们的逃生经历几乎不被记录,甚至被刻意抹去。本片由詹姆斯·卡梅隆监制,我们将跟随调查者,追寻这六人从人类史上最大海难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和人生轨迹,拆穿被掩盖一个世纪之久的谎言。



孤味,有余味

□黄晔

台湾新人导演许承杰执导的影片《孤味》(Little Big Women),夺得2020年台湾电影票房冠军,并获金马奖多项提名,主演陈淑芳获最佳女主角桂冠,2021年获得第十二届青年电影手册年度盛典2020年度华语十佳影片。这部以自己外婆真实故事为原型的影片,叙事冷静、克制,不过是一些家长里短,却深深触动众多观众的情感。

孤味,台湾话的意思是指只卖一道菜并做到极致的餐馆,后来衍生为一种生活态度,专心一意做好一件事。影片借此意引申,讲述了一个一生只做一件事、只爱一个人的忧伤故事。

影片的开头很有古早台湾味道,台南某著名餐厅老板林秀英在70岁生日那天早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照例来到市场采购,每一个熟识的人都祝福她,这种快乐却突如其来消息打断:失联多年的丈夫陈伯昌突然去世,生前的最后愿望是回家。林秀英坚持不取消生日宴,还在宴席上登台高歌一曲《再会了,心爱的无缘的人》,她一直坚持不在家里设灵堂,引起小女儿佳佳不满,并暗暗与之作对。

在办丧事的过程中,才慢慢道出林秀英“无情”举动背后的原因:陈伯昌花天酒地,挥霍钱财,在外面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林秀英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又一次从母女四人的生活中消失。被丈夫抛弃的林秀英,靠做虾卷从路边摊到开餐厅,含辛茹苦养大三个女儿。如今陈伯昌不仅带着另一个女人回到台南,离世前还想回家,林秀英的苦痛无人能体会。

影片塑造了脆弱而坚毅的女性群像:大女儿阿青是一个自由舞者,遗传父亲浪漫不羁的个性,随心所欲,理解母亲的不易,这种体谅也成为自己内心的负担。办丧事过程中发现自己乳腺癌复发,决定隐瞒不告诉母亲,但表面的洒脱之下是深深的孤独和对死亡的恐惧。二女儿阿伦,台北有名的整形医生。自小听话,一直以好好读书、事业有成,就能够等回父亲。后来学医,嫁给同为医生的丈夫,有可爱的女儿。可原生家庭让她内心深处有敏感与无助,对婚姻缺乏信心。她坚持要让女儿去美国读书,只是希望她不要像自己,未来能够有更多选择。小女儿佳佳,接手母亲的餐厅,爸爸临走前送的一颗软糖,成为她对父亲最温情的记忆。她背着母亲和姐姐,偷偷和父亲以及父亲的情人联系,能够看到父亲情人的付出,却无视母亲的感受。

父爱缺失的家庭,母爱必然过度,而过度的爱,也必然会成为负担。正如林秀英抱怨的,辛辛苦苦的自己在女儿心中还不如失联二十多年的父亲,女儿们记住了父亲的疼爱,父亲的温柔可亲,过滤掉事中的不堪。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缺席的男人是她们母女不能触碰的心事,但闭口不谈并不能让伤口自行愈合,曾经发生过的事会随时间流逝而累积成越来越深难以跨越的沟坎。

导演用另一个年轻女性角色完成了打开心结的任务——阿瑜的女儿小澄,活泼开朗,深得外婆宠爱,她可以毫无顾忌提出心中的疑问,她用自己的天真无邪,成为与往事勾连的桥梁。

所以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陈伯昌,他会写下这样的情书:亲爱的秀英小姐,今日天气晴朗,我的眼前一只蝴蝶飞舞翩翩,我希望它能将我和这煦煦的阳光带到你的窗外。他会在月夜端一盆清水到院子,对女儿说:用这个水洗脸的人,可以跟月亮一样漂亮。我们会每次都记得给女儿带回她爱吃的软糖。我们也看到另一个林秀英:强迫丈夫辞掉薪水低的警察工作,偷拿父亲印章去贷款,替掉父亲的诊所,默许了父亲把责任推到丈夫身上以免她以后没有娘家可依靠的举动。

影片最后,林秀英签下二十年前的那张离婚协议,让另一个女人成为葬礼上的未亡人,她坐上出租车,拿起话筒,唱起之前没有唱过的《孤味》:“青春的味道又酸又甜,好听的歌不需要歌词。一大口喝下青春这杯酒,不必害怕内心忧伤。”放下往事,与自己和解,即便只能得到孤独,那也是清爽轻松的生活。